



那些过去的和将要到来的

无弦◎著

The Meeting of Two Eternities

有些话一辈子都不能被说出口

有些爱一辈子也不会被别人知道

有些人注定要分隔两地

如果一段爱情中唯一的苦来自命运的残酷和捉弄

那这段爱情一定够烈，够荡气回肠

如同你，如同我……

如同那些过去的，如同那些将要到来的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那些过去的和将要到来的

The Meeting of Two Eternities

无弦·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些过去的和将要到来的 / 无弦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8.12

ISBN 978-7-227-04044-6

I. 那… II. 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5840 号

那些过去的和将要到来的

无弦 著

选题策划 文 一

责任编辑 朱 立 刘永霞

特约编辑 文 一

装帧设计 熊琼工作室

责任印制 吴宁虎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杨宏峰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21.5

字 数 31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4044-6 / I.1078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	005
第二章	131
第三章	213
续 篇	291
后 记	333

滂沱大雨的夜里。

最初的时候，她还只是个孩子，会害怕，会想要钻进被窝让妈妈搂着。

很久以前，因为天真而无所畏惧，睡得很沉，期待着明天，后天，大后天……楼下也许会有一个少年，在放晴的早晨微笑等待。

后来，感谢雨声那么大，隔壁的人不会听见那不能止住的痛哭。

再后来，哪怕闪电不断，雷声轰鸣，也会平静地点一支烟，关上灯，看红色的亮点在漆黑里明灭。

终于，在滂沱大雨的夜，能够微笑着写一首晴朗的诗，给那些过去的和将要到来的。

每一分一秒

词/曲:李燕飞 演唱:老狼

庭院中那朵花 在静静地开放着
空气中弥漫着 自由的味道
哦 视野开阔 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
一起恋爱吧 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

庭院外那朵花 也在静静地开放着
人群中到处都 有迷人的微笑
哦 无穷无尽 尽管很清晰但我不明了
哦 混乱不堪 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

几经风雨 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
相等的失去与得到 每一分一秒
要经历多少 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
相等的失去与得到 每一分一秒
每一分一秒

第一章

(一)

关敏知走出机场大厅，北京三月熟悉的寒风扑面而来。

来接她的好友卫颖一见面就打趣道：“到底不一样了，欢迎您衣锦还乡。”敏知笑着用胳膊肘捅她：“别耍贫嘴。箱子太沉，我站在这里，你先把车开过来吧！”卫颖撇嘴抱怨：“早知道何破晓要出差，你就该改机票让他来接你啊，这苦力活本来就该他来做的。”还没等敏知瞪她，她已经笑嘻嘻地跑开了。

敏知微笑地看着她修长的背影，又侧过头看看玻璃大门上自己的影子。变了吗？好像是。在异国他乡独自生活工作过这么些年，再不想改变也得改变。也许，唯一没有改变的，是她对何破晓那份有点天真的固执。

何破晓……

想到这个名字，她就觉得有个小小的暖炉贴着心房。

卫颖开着车过来，老远就看见敏知含笑出神的样子，心里觉得好笑。等两人都上了车，卫颖又取笑她：“少女的范儿还在那里，我放心了。要不真以为接了一个陌生人回来。”资深少女关敏知立刻把没戴手套冻得冰凉的手贴在她的颊上，害得她尖叫起来：“我要开车了，别闹！”

那是个难得的早晨，天蓝得如同宝石一般。望向窗外，机场高速笔直地伸向前方，两旁的树木飞快倒退。

敏知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懒洋洋地倒在座位上，不过倒着还没有忘记跟卫颖斗嘴。从大学开始，卫颖、施好好和关敏知这三个同寝室好友中，就数卫颖最为牙尖嘴利。而一向温厚的关敏知在“战斗”中成长，终于可以跟她你来我往不落下风了。

正说着话，敏知的电话响了，正是她的双亲大人。卫颖旁听着，等她挂了电话才轻轻地哼了一声：“你还是没告诉你爸妈你为什么回国？”敏知笑了笑：“国内大把的机会，我想把握住，这个理由不充分吗？”卫颖沉默了片刻，侧头又看了她一眼。

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的敏知明显累了，皮肤黯淡无光，眼睛也没有了神采。卫颖叹口气，为着一份爱情的梦想这么千山万水地回来，到底值不值得？卫颖固然佩服好友的勇气，却也忍不住替她觉得不踏实。连一向不爱发表观点的施好好昨天也曾经给卫颖打过电话，说：“你照看好这个傻孩子。”

有人就是这么傻。卫颖心疼，焦虑，却也为她感到高兴。

“放心吧。”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，敏知转过头，微笑拍了拍她的肩膀。也只有最好的朋友才能忍住不给任何意见，无条件地支持她。离开纽约的时候，不知道多少人觉得关敏知的选择不可思议。

她还是回来了。带着记忆，带着期待，并没有一丝一毫忐忑。

人这一生，总有点什么，值得为之冒险，为之付出，为之勇敢。而关敏知愿意为何破晓到天涯海角。

她这么想着，闭上眼睛，浓重的倦意涌上来。到了地方，倒头就睡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卫颖起床，看见敏知捧着胃在客厅里如游魂一样晃荡，吓了一跳：“干吗呢？排练演西施？”敏知大大地松了口气：“你可起床了，走吧，吃饭去。”卫颖看看钟，才周六早上九点，幸好她一贯早起，否则会被气死。

卫颖摸摸敏知的头：“乖，想吃什么啊？姐带你去吃。”敏知配合地眨着她的大眼睛：“真的啊？我拿纸笔列个单子去。”卫颖呸了一声：“你那个什么黑莓

白莓的不用，装什么文艺？”一面径自去洗澡。等她擦着头发出来，敏知刷地拉开一张宣纸，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大字：“煎饼果子。”

卫颖的心立刻被针扎了无数次。她买的湖州产文房四宝！如果不是因为还穿着浴袍撕打对自己不利，她一定把关敏知给掐死。

卫颖点了支烟看敏知吃加了两个蛋的煎饼果子，那样子活像饿了好几天。她吐了口烟圈：“你什么时候去上班？”

“过一个月吧！”敏知回答得含糊不清。

“这么久？”卫颖希望她能够真正地朝九晚五，不要在家里打扰自己。

敏知抬起头，样子十分狡猾：“三月的时候去上班？你该知道国内我们这行一月到四月是要死人的。”

卫颖哭笑不得。敏知认真地说：“小卫，你真的不吃？抽什么烟呢？！大清早的。”卫颖用另一只手去揪敏知帽子下的耳朵。敏知大叫了一声，卫颖恶狠狠地说：“大清早的？都快十一点了。”她一肚子的火气，在家隐居已久，找个煎饼果子的小店可花了她一个小时。随又骂道：“你这是金领的样子吗？煎饼果子，亏你想得出来。”

等敏知吃饱，也差不多该吃午饭了。卫颖带她去吃川菜，一气点了四五个油汪汪、红亮亮的菜。敏知打着喷嚏流着眼泪缩在桌子的一角，见卫颖吃得豪迈，一时又忍不住动了筷子，边喊着辣边用茶水漱去一些辣。

“为啥还不上菜呢？这都老半天了。”旁边那桌有人嘟囔着，虽然语气是嘟囔的，可是声音却出奇的洪亮，好几桌的人都被惊动了，转头瞧过去。那一桌坐了四五个男人，说话的那个人正好在卫颖的视线范围之内。她下意识地望过去，看见那个男人微微皱着眉的神气。以写小说和画画为生的卫颖只扫了一眼就看清他的样子。他的皮肤是漂亮的棕色，轮廓分明，被很多人一起看也不以为意，眉宇间露出一股与生俱来的骄傲劲儿。

“小卫，我们点这个菜了吗？”敏知举着筷子给卫颖看。卫颖看到那雪白的鱼片吓了一跳，用比那男人更大声的嗓门叫道：“服务员，过来。”年轻的女服务员正手忙脚乱，强压下不快走过来。卫颖严厉地瞪着她，指着碗说：“我并没

有叫水煮鱼片。”女孩子看了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是水煮两样，牛肉和鱼片。”卫颖的火气登时就上来了：“我叫的是水煮牛肉。”

旁边那桌的男人笑起来：“嘿，原来上那桌去了。我说怎么这老半天呢？”卫颖恼怒极了，白了他一眼，对那服务员说：“去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”那女孩子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了，涨红了脸，嗫嚅着想说话。旁边一个男服务员赔笑过来，“您别生气，我这就叫他们给您重新做一盆水煮牛肉。”卫颖冷笑：“少废话，叫你们经理过来。”

那男人饶有兴味地看着卫颖，眼睛黑亮亮的，好像在想，这个看上去极端漂亮穿着淑女的女子竟然如此泼辣，爱小题大做。敏知也生气了，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却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来，扔了一百块，拉起卫颖就走：“别跟他们蘑菇了，先去医院吧。”

人们这才注意到卫颖白皙的脖子上已经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点。那上错菜的女孩子这下知道闯了祸，帮她说话的那个男服务员也不开口了。那男人跳了起来，干脆利落地指挥：“快走吧。你这问题严重着呢！”一面问敏知，“你们有车吗？”敏知指了指卫颖：“她开的车。”男人挠了挠头，对同伴说：“你们先吃着，我送他们去趟医院。”

卫颖本来凶巴巴的，这下几乎说不出话来，被敏知拉着下楼。男人在电梯里说：“这里车子不好叫。我先去开车，你们在门口等我。”卫颖喘得不行，却还没忘记拒绝陌生男人无端的好意，横了他一眼。敏知在国外生活惯了，性子十分随和，也容易相信人，见这男人颇有古人豪迈磊落之风，心里不由有好感，冲他笑了笑。

男人的车就停在门口，是辆高大的切诺基，跟他的身形倒是十分相衬。他边开着车子，边从观后镜里看后座的两个女人，忍不住乐了：“哎！我说，刚才有那工夫说不定现在已经到医院了。”他说话带着明显的北方口音。

卫颖难受极了，自己都能感觉喉咙里肿得厉害，仍然忍不住辩解：“当然得跟他们理论。送错菜这个事情可大可小。要是有人过敏严重当场不行了……”敏知连忙呸了一声截断她的话。男人笑呵呵地说：“看不出来，你还是

个行侠仗义的女侠。”卫颖强行挣扎：“哪里哪里，不比您急公好义。”

男人眼见短时间内美女变成了猪头，骇然之下不敢怠慢，收了笑容，倒有了几分威严的样子，声音依旧洪亮：“行，我不跟你掰了。坐稳了，把安全带系好，我保证你十分钟之内到医院。”

七八分钟的样子就到了医院门口，他当机立断：“你们先下去。”敏知说了谢谢，忙着拖卫颖下去。排队挂号送卫颖去诊室乱了一阵，听见后面有人问：“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”敏知转头，可不正是那个送她们来的男子，不由笑了：“还好，医生让她去打针了。我在这里领药。”男人露出放心的神情：“那好，我走了，这饭还没吃，饿死了。”

敏知瞧着他跟一阵风似的大步走了出去，发了片刻的呆，这才觉得自己笨，忙着给施好好打电话，好好在电话那头斯文地笑：“真是的，也不问问人家名字。卫颖将来后悔得吐血你得负责。”

敏知假装无奈而且无辜地说：“幸好我记性不错，至少车牌号是基本记住了，赶快存下来。”

好好笑不可抑：“你又不是公安局的，知道车牌号就想找人了？”

敏知正色道：“我跟你讲，打电话到交通台，说车牌号是几几几几的车主，您那天见义勇为，本人想当面再次感谢。”

好好表扬：“哎呀！敏知，你回来才多久啊，什么门道都摸清了。”

敏知洋洋自得：“好歹我也要在四大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混。”

身后有人森然接口：“想把交通台当空中红娘是吧？回家你连骨头都没有了。”敏知赔笑：“打针这么快啊？”

好好在电话那头说：“你们俩打车回去。我马上过来，叫我表哥帮你们把车开回去。别停在那里被拖了。”

敏知和卫颖上了出租，敏知打量同伴：“发作得快，不过幸好没事。”卫颖不吭气。敏知的手机又响了，铃声与别次不同，她立刻眉开眼笑地接电话：“破晓。”那边传来何破晓有些疲倦的声音：“刚回到酒店。”敏知忙说：“那早点休息。”

何破晓却笑着问：“你今天做了什么？”敏知便把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，

破晓哈哈大笑：“你该帮卫颖问问那人的名字。”卫颖隐约听见，瞪了敏知一眼。敏知怕破晓太累，说了几句就收线。转头看到卫颖正闭目养神，一张原本极精致秀丽的脸惨不忍睹，想起破晓对卫颖的评论“明明长着一副不需要灵魂的外表，还偏偏追求灵魂”，嘴角泛起一丝温柔的笑意，靠着卫颖低声说：“唉，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有看一个男人开车的姿势那么潇洒漂亮，如行云流水。”卫颖哼了一声：“别让何破晓听见。”却睁开眼睛掏出手机发短信。

敏知瞧见她懊恼的样子，突然想起她晚饭有个相亲活动，这下泡汤了，别过脸去幸灾乐祸地偷偷笑了。

(二)

敏知和卫颖刚回到家里，好好就来按门铃。敏知拉开门，门前赫然站着个皮肤雪白眼睛乌亮小嘴红如花骨朵的小公主。她一下就被震得找不到东南西北。一把抱起来，用脸去蹭小公主的脸蛋，甜甜的奶香让她热泪盈眶：“晴晴，想喝什么？想吃什么？想玩什么？”

小施晴乍被偷袭，一时没有反应，等意识过来被个陌生人亲热地抱着，立刻扭头看着好好，嘴巴一瘪，哇地大哭起来。好好笑着上前把施晴接到手里安慰：“晴晴，这个阿姨你见过的啊！”敏知忙扮着鬼脸去讨好晴晴：“是啊，你四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了，记得吗？”

有人在后面低低地笑，声音低厚悦耳。敏知转头，男人其貌不扬，可是眼睛清亮有神。

“师兄大人，请进。”徐澈是好好的表哥，跟敏知、卫颖、好好一个大学，高了两届。虽然不同系，但是两个系颇有渊源，经常一起上大课，也便宜了敏知她们找师兄要往年的作业来抄。

“好久不见了。”徐澈同敏知握手。好好说：“还以为你认不出徐澈了呢！”敏知给他们倒茶，笑着说：“怎么会？虽然说头发剪了，样子也没变。”见到徐澈放下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呵呵地乐了：“给我们带这么多好吃的啊！”

好好抱着施晴坐下，替女儿擦着眼泪，说：“本来前天想送过来的。卫颖家总是坚壁清野，我怕你们俩饿着。对了，还有鸡汤，天还冷，我放了不少药材，你们记得要喝。”

眉眼细致肌肤雪白的好好膝头抱着个粉装玉琢的施晴。敏知在旁边看着，忍不住抱怨：“你们母女出来这么一走，真让人黯淡无光。早知道我就姓词了。词比诗婉约呢！”

好好白了她一眼：“小卫呢？”敏知又去逗施晴，边说，“她嫌自己的样子没法见人。”正说着，看见徐澈眼中笑意更加深浓，转过头一看，卫颖戴了个天大的口罩神不知鬼不觉地出来了。

施晴欢呼一声跑过去：“卫阿姨。”伸出小手去摸卫颖的口罩。为了接待小朋友，卫颖用彩笔在口罩上画画，是一只猫咪的嘴巴，胡子翘得高高的，小舌头还馋样地舔着嘴角，仿佛刚吃了鱼意犹未尽的样子。她的眼睛大，被口罩蒙了半个脸，看上去真是颇有喜剧效果。敏知见施晴腻着卫颖，酸溜溜地对好好说：“看看，你家闺女这么不中留。”

卫颖瞪敏知一眼，拿出主人的样子招待客人。她嗓子还哑着，却不忘对好好和徐澈抱怨：“这个人真是轻信，想也不想就上别人的车子。”客人一直笑着没接口，见她今日实在是狼狈，很快就告辞了。敏知、徐澈坐好好的车去替卫颖取车。

走到大楼门口，一阵冷风刮过来。徐澈一把抱起施晴，用好好递过去的斗篷替她遮着风朝前走。敏知跟好好在后面看着，说：“从大学起徐澈就是这么一个绝版新好男人。”好好笑着叹气，“可惜是表哥，不能自用。”敏知诧异地看着她：“天哪，你也会说笑话了。”好好说：“当爹又当妈，那真是十八般武艺都要用上。我只差没去学杂技了。”

取车回来的路上，敏知的话就少了。徐澈偏头看她，头发蓬蓬的，一张娃娃脸睡意惺忪，跟当年上大学的样子真的没有太大差别。

“回来还习惯吗？”

“嗯。”知道不该太早睡，敏知勉强睁大眼睛。